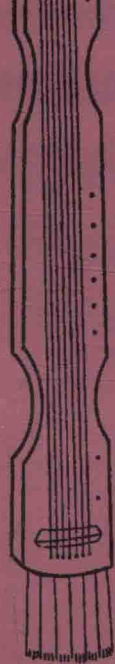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田青著



音乐是谁发明的？我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孔子的音乐生活是怎样的？唐朝皇帝李隆基如何玩转音乐？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故事，带你走入中国古代音乐的世界……

 SMPH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4J1429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田青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WWW.SMPH.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 田青著. - 上海: 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23-1545-5

I. 中… II. 田… III. 音乐史-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IV. J609.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7148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著 者: 田 青

出 品 人: 费维耀
责任编辑: 唐 吟
装帧设计: 翟晓峰
印务总监: 李霄云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200001
上海音乐出版社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200023

网址: www.ewen.co
www.smph.cn

发行: 上海音乐出版社

印订: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9×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1 图、谱、文: 192 面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978-7-5523-1545-5/J · 1429

定价: 38.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 (021) 64375066 印装质量热线: (021) 64310542

反盗版热线: (021) 64734302 (021) 64375066-241

郑重声明: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再版说明

这本小书，正如“后记”中所说，写于1976年，1979年到1982年在《音乐爱好者》连载，1983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今天再看，恍如隔世。

出版社两年前即表示希望再版，嘱我“修订”，我一拖再拖，直至今日。其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忙于他事，而是觉得不好“修订”。一个青年学生在“文革”后期写的东西，怎么“修订”？那还不如重写！但，重写？好比一个人的生命，岂可重新来过？

但还是把出版社重新排好打印的书稿翻开来看了一遍，看时，想到鲁迅当年对“悔其少作”的批评，不禁莞尔。看这书，真像看自己幼年穿开裆裤的照片，有羞，但无愧。谁又不是一点点长大的？！

用今天的眼光看，本书就像杨荫浏先生彪炳史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样，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比如对“人民”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强调，对“封建统治者”及其音乐文化的批判。记得改革开放初期，一位香港的音乐学家在一次研讨会上批评杨先生的“史稿”因其强调“人民性”等政治因素“损害了学术性”，并表示“理解”杨先生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发表”而“违心”写作，当即遭到在场的内地学者的反驳。的确，许多海外人士难以理解20世纪中叶生活在大

陆的知识分子普遍的心路历程，更不能理解他们会真诚地进行“思想改造”、真诚地拥护“工农政权”、真诚地批判“封建统治阶级”。杨先生在其“史稿”每一章的第一节首先讲“劳动人民”的创造并认为“雅乐”的艺术性不如民间音乐，是他真实的想法，绝不是“违心”之作。其实，不理解20世纪内地知识分子的这种“真诚”，就不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也不能理解人的复杂性。对历史，我们只能尊重并尽量客观看照，但不能“文过饰非”；人可以也应该“与时俱进”，但不能抹掉甚或改变历史，以彰显自己的“一贯正确”，更何况，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从心里喜欢“原生态”的民间音乐，反感一切自以为比“老百姓”高明的当代“雅乐”。所以，我抛弃了“重写”和“大改”的想法，只增加了3500个字，都是当时还不知道的有关考古发现的内容，并且删掉了三两句极个别实在“不合时宜”的句子。

当然，今天再看，除了这些让今天的读者难以认同的“时代烙印”之外，本书还有一些今天看起来“习以为常”的观点，在当时提出来却是需要勇气的很大的“突破”。比如在谈到音乐起源的时候，我居然敢违反“劳动创造历史”的成说，提出了性爱与劳动同是音乐的起源，甚至说出了“劳动提供了节奏，性爱提供了旋律”的“大逆不道”的观点。

初版“后记”里说了我为什么尝试写这本小书，是为了学习丰子恺先生所做的音乐普及工作，但没有说到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天津音乐学院和所有大专院校一样，百废待兴，师资力量青黄不接，专业课程设置不足，而且只有作曲系、声乐系、民乐系和管弦系，还没有音乐学系。当时为了开设“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程，作曲系主任杨今豪先生就命

我这个尚在作曲系四年级学习的“工农兵学员”为三年级的学生试开这门共同课。这本小书，应该就是在当时我的教案的基础上写成的。也因为此，毕业时，我免去了找工作的苦恼，顺理成章地留校做了教师。

还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是作曲系的学生，我学习的课程，全是作曲系的“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没有听过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课。为了开这门课，学校安排我去中央音乐学院旁听，并安排我去找原来我校的教师、当时已到中国音乐研究所工作的黄翔鹏老师学习。中央音乐学院的课，我只听了两三次，因为授课老师照本宣科的教法除了让我和所有听课的学生一样昏昏欲睡以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激发我思考，如何能让中国古代音乐史这门课也能引人入胜，这，恐怕也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递增上缘”吧？跟黄先生学习，却是收获甚多，并得到先生极大的鼓励。至于在其后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登堂入室”，正式随杨荫浏、黄翔鹏两位先生学习，则是此书已在《音乐爱好者》连载完毕，即将正式出版的时候了。

还要说一句，本书虽小，但却起了当时始料未及、今天不可思议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就是当时杨先生的巨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尚未正式出版，其他的同类研究尚未成书，社会上基本上找不到这个内容的书籍，所以起了一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作用。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一是本书出版后不久，就收到出版社转来的读者来信，记得其中有一封是一个在美国的留学生写的，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大体是表示对我的感谢，说本书让她了解了祖国文化和历史云云，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让她有了“文化自信”。二是1993年我去

欧洲讲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图书馆的中国藏书部，都看到了这本书。三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系有一个同班同学吴彝，开学初见面，他就跟我说：“我是读你的音乐史话考上的。”此君毕业后即去美国，已有三十多年未见了，书至此，不知吴君可好？

本书在1984年正式出版，当时出书不像今天，花点钱就可以出书，在我们这两届研究生中，我是第一个出书的。记得拿到书时同学们羡慕的眼神，尤其是看到我在“后记”的最后“恬不知耻”地注明“著者1982年末于北京恭王府”的时候，明显引起“众怒”，当时快毕业离开研究生部所在的恭王府了，离开后，谁再出书，也不能署“于恭王府”了！于是，我只好请客“以平民愤”。对了，记得当时的稿费是1700元人民币，那是我平生挣到的第一笔大钱，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机，即此款所购，颇得父母妻儿欢心。

记此，以为再版说明。

田 青

2017年秋于北京惠新北里

代 序

我一千次、一万次地赞美音乐艺术，因为她永远流动着，因而万古常新。音乐艺术亘古以来在积年累月中变化，甚至迁徙她的河道，使人不复辨认遗迹；甚至在她的任何一个瞬态当中也无处不在流动。人们掌握了录音技术后仍然千方百计想听到现场演奏，因为任何一次的再演奏都是艺术创造的过程。即兴性和流动性永远是音乐艺术创造的生命和灵魂。

你可以一千次、一万次地诅咒音乐艺术的桀骜不驯、不可捉摸。她不允许你用摄影胶卷拍摄时对她作“定格”处理，一个休止符都不允许（你是神仙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连“休止”的本身也只能在运动状态中才得以存在）！她在这一方面的吝啬正好是她能够瞬息万变、深入细微，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慷慨施与的秘诀。

流水不腐！自然界的河流有干涸的时候，也有污染的时候，但是人类文化中音乐传统的大河永远未曾停止过流动；即使有时遭到了污染，也随即会有万壑奔泉融汇为荡涤垢滓的力量。我更要千倍万倍地赞美华夏民族音乐传统的长江大河。她在我们世代代休养生息的辽阔领土上激起过无数绚丽灿烂的浪花。她不择涓涓细流，百川归海那样地容纳吞吐着华夏各民族的汗水、血、泪以至沁人肺腑的湿润气息。她的深邃足以汲取异地远域的清泉而不变水质，她的乳汁哺育过我们多少祖

先，还将在新时代中喷放不已。她的千姿百态，或作高山流泉，或作水云激荡，安如渔歌，静若春江，幽愤时广陵潮涌，咆哮时黄河怒吼，不一而足。这种千姿百态，不可管窥，也没有任何人能对她作人为的限定，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中国的民族音乐传统是伴随着民族的命运长流过来的。急遽和激愤，舒缓或优美，人们的歌与哭，欢乐与忧愁，血肉联系那样地交融在这条历史长河之中。你要不知道她的流域有多宽广，河床有多深，流程有多长，你就无法理解她的丰富多彩以及这种千变万化的来源。我曾长期地临河兴叹：不肯跋涉千里，怎能穷尽她的全貌？探流溯源有多艰苦，浸沉出没有多费力，而自己对她的无知又多可怜啊！

附记：这篇小文原是我未曾发表的论文《传统是一条河流》前面的一个短引。逢田青同志《中国古代音乐史话》结集，嘱我作序，我想：中国古代音乐中的“引”也就是序吧，好在内容倒也切题，就用它代序吧。田青同志为爱好音乐的青年们做了一件该做的工作；既然开了头，就希望他滔滔不绝，以此用大河的形象来作祝愿，也是祝愿更多的同志来做这件工作。我不会写序，也不是敢于作序的人，只敢用这点意思写在附记之中。

黄翔鹏

1982年12月2日

目 录

再版说明 田青 / 1

代 序 黄翔鹏 / 1

第一章 原始林莽中的歌声

一、音乐是谁发明的? / 1

二、我国最早的乐器 / 4

三、生活的一面镜子 / 10

第二章 漂着白骨的河道

一、《舞雩》 / 14

二、金石之声 / 17

三、维护宗法制度的重要工具——礼乐 / 22

第三章 星空灿烂

一、杰出的民间艺术家 / 26

二、没有乐谱的歌曲集 / 30

三、孔子的音乐生活 / 34

四、郑卫之音 / 39

- 五、屈原和楚辞 / 42
- 六、曾侯乙的宝藏 / 46
- 七、百家争鸣的时代 / 51

第四章 宽阔的河流

- 一、乐府与李延年 / 58
- 二、“鼓吹”——汉时的军乐队 / 62
- 三、《胡笳十八拍》 / 67
- 四、“相和歌”与“清商乐” / 72

第五章 百川入海

- 一、“竹林七贤”与音乐 / 77
- 二、《广陵散》的故事 / 82
- 三、从曹妙达封王说起 / 86
- 四、寺院歌声 / 89

第六章 大浪滔滔

- 一、丝路歌海 / 93
- 二、唐诗与音乐 / 99
- 三、《秦王破阵乐》与《霓裳羽衣曲》 / 102
- 四、皇帝音乐家——李隆基 / 109
- 五、许和子的故事 / 112
- 六、扮成女伎的和尚 / 115

七、杯、盏、盅、匙与“旋相为宫” / 120

八、从《天平之薨》谈起 / 123

第七章 彩色的浪花

一、“瓦子”里的音乐 / 127

二、白石道人和词曲 / 133

三、《窦娥冤》与元杂剧 / 140

四、《海青拿天鹅》和《潇湘水云》 / 146

第八章 巨流婉转

一、真诗只在民间 / 151

二、黑妞与白妞的传说 / 156

三、从一个“闹”字说起 / 164

四、从魏良辅到汤显祖 / 169

五、《甲午风云》中的琵琶曲 / 175

六、蛰居的音乐理论家 / 179

后 记 / 182

第一章 原始林莽中的歌声

一、音乐是谁发明的？

黄河万里，始于昆仑；泉清如许，自有源头。那么，音乐是在什么时候，由谁发明的呢？

我国古代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黄帝命令他的臣子伶伦制定乐律。伶伦来到了昆仑山，他在山北面的嶰溪之谷砍了 12 根竹子，削去竹节，用两个竹节之间的那一段，做成了 12 根管子。管子做成了，一吹便可以发出声音来。但是，那声音难听极了。正在这时候，一对凤凰飞来了，凤叫了六声，凰叫了六声，天空中像珠玉一样洒下美妙的声音来。于是，伶伦便根据凤凰鸣叫的音高制成了 12 根律管，从此，人们才有了创作音乐和演奏音乐的规范和依据^①。

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世上本没有凤凰这种鸟，人们也不可能只根据鸟叫的声音发明音乐。那么，音乐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一些社会学学者、人类学学者们卓有成效的研究，为我们勾画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图景：

^①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

当我们的城市还是原始森林的时候。

狩猎开始了。随着一声悠长尖锐的呼啸，一大群腰间围着兽皮，手里拿着棍棒、石块、弓箭的原始人冲向掉进沟壑的古象。物种间的生存斗争是残酷的。古象的长牙，不止戳穿了一个人的胸膛。但是，在人们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在如蝗的石簇、石块的打击下，遍体鳞伤的古象终于倒下了。

又是一声呼啸，人们围拢来，企图把这巨大的猎获物拖出深沟。但是，它太重了，人们怎么也拖不动它。这时候，他们中间的一个忽然放开喉咙，发出了短促有力的一声喊，仿佛是说：“用力呀！”其他的人，不约而同地摹仿着他的声音，似乎在回答：“一起拉！”他再喊，大家再应，一呼一应、一强一弱，这声音的节律，正和着大家咚咚的心跳！

多奇妙啊，这天地间第一次由人类发出的有规律、有意义的声浪，不但震撼着林莽山川，震撼着凄清的宇宙，也震撼着发声者自己的心！在这有节律的声音中，人们的脚步整齐了，人们的动作协调了，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仿佛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那古象巨大的身躯，也随着这强弱有节的声音，缓缓地移动着……

寒冷而又神秘的夜降临了。闪动的篝火和胃中分解着的食物，使人们的血液流动得更快了。一个青年男子围着火堆跳跃着，一边摹仿着动物的步态，一边摹仿着动物的叫声。火堆旁的男女老少，拍击着身体和大地，随着他发出一阵阵抑扬顿挫的声音。这动作、这声音，使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感到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于是，火堆旁所有能活动的人们，都被这原始的、本能的、强烈的律动所驱使，投入了手舞、足蹈、口唱的狂欢中。

年老、体弱的舞者先退下去了。此刻，火堆旁只剩下那些最强壮的青年男女了。大野洪荒中的生命之火，给这些裸露着、扭动着的身体涂上了一层圣洁而又诱惑的光。一个尖锐高昂的女声，像彗星明亮的尾巴，划破了夜幕，又从高处落下来，掉到男声低吼的海浪中，激起了爱的大潮。就像日出月落、春花秋实一样自然，对狩猎对象和狩猎活动的摹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一种重要生产——性行为的前奏曲了。

音乐的嫩芽，就这样，从人类生活的沃土中萌生了。人类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生存和种族能够延续所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和生殖，应该说是孕育音乐（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的母亲。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一方面，集体劳动必然要提出协调动作、统一行动的要求。另一方面，初级劳动大都是某种简单动作的连续反复，它本身就具有节奏的意义。《淮南子》中所谓“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的话，以及鲁迅先生关于“杭育杭育派”的著名论述，都充分说明了音乐起源与劳动的关系。

音乐最基本的要素，就是节奏和旋律。节奏，指的是单位时间内声音的强弱规律和音的时值。狭义的旋律，一般指依次发出的不同音高的乐音。简单地说，前者是音的长短，后者是音的高低。假如说劳动为音乐提供了节奏的话，那么，性爱则可能是促使旋律丰富动人的重要因素。当然，除了纯打击乐以外，节奏与旋律在实际音乐中是不可能分开的，这正如在谈到艺术的起源时，只强调劳动和只强调性爱都是偏颇的一样。至于认为音乐起源于“摹仿”、起源于“语言”、起源于“宗教”

的学说，抑或是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或是指叶为根，把孳生的姐妹当成母女了。

毋庸赘言，音乐不可能是某一个人在某一天早上发明的。鲁迅先生说过：“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①“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②但是，假如我们把伶伦当成当时整个人类社会集中智慧的代表，把对凤凰叫声的模拟，当成人们在狩猎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手段，甚或把凤与凰，当成爱情的象征，那么，我们在文章开始时所引用的美丽神话，便多少带些唯物主义的性质了。

二、我国最早的乐器

你知道我国最早的乐器是什么样子吗？

回溯中国悠久的音乐历史与文化，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音乐文明的曙光来自哪里？生活在中国远古时代的祖先们最早拥有怎样的音乐生活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把目光投射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贾湖村的东侧有一处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古代聚落遗址，这便是驰名中外的贾湖遗址。该村落坐落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南距舞阳县城 22 公里，东北距昔日繁华的中州重镇北渡镇 3 公里。这里自古以来气候湿润、河流纵横，是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地域。贾湖遗址属于保存完整、规模较大、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出土的大量器物向人们显示着近一万年前的贾湖先民们创造的人类文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② 鲁迅：《南腔北调集·经验》。

明，尤其令人惊叹不已的是墓葬中的骨笛，为我们了解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文物资料。

贾湖遗址始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贾湖骨笛共三十多支，其形制可分为三类，与贾湖文化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基本吻合。早期骨笛，距今九千至八千六百年左右，笛身开有五孔、六孔，能吹奏四声和五声音阶。中期骨笛，距今八千六百至八千二百年左右，笛身开有七孔，能吹奏六声和七声音阶。晚期骨笛，距今八千二百至七千八百年左右，笛身出现八孔，能吹奏七声音阶及一些变化音。这些考古测定和研究表明至少在一千两百多年的时空跨度内，贾湖先民们不断传承着这些形制比较固定、制作相对规范的骨制器物。同时也说明骨笛在贾湖地区的使用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人们在长时期生活实践和音乐实践基础上主动发明创造的结果。这些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创造出的原始文明，超乎今天现代人的想象。

动物骨骼是远古先民制作生活器物的重要材料之一。经专家鉴定，贾湖骨笛是用大型禽鸟双翅的尺骨制作，锯去两端关节钻孔而成。鸟类的尺骨薄壁中空，截去两端骨关节便是理想的发音管。九千年前，河南舞阳地区曾生活着大量鹤类动物，鹤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中被誉为“仙鹤”，是高雅、长寿的象征。唐代诗人崔颢有首著名的诗歌：“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仙鹤自古被人们认为是沟通阴阳两界、人神之间的使者。贾湖先民们就地取材，用鹤类的尺骨做成一支支骨笛，用美妙的笛声寄托他们对天、地、人、神的虔诚信仰，在原始人的心中音乐具有神秘的魔力。